

THE NOVEL OF
SELECTIONS OF YOUNG
WOMEN OF NATIONAL
MINORITIES OF CHINA

异卉奇葩

冯艺·史吉编

李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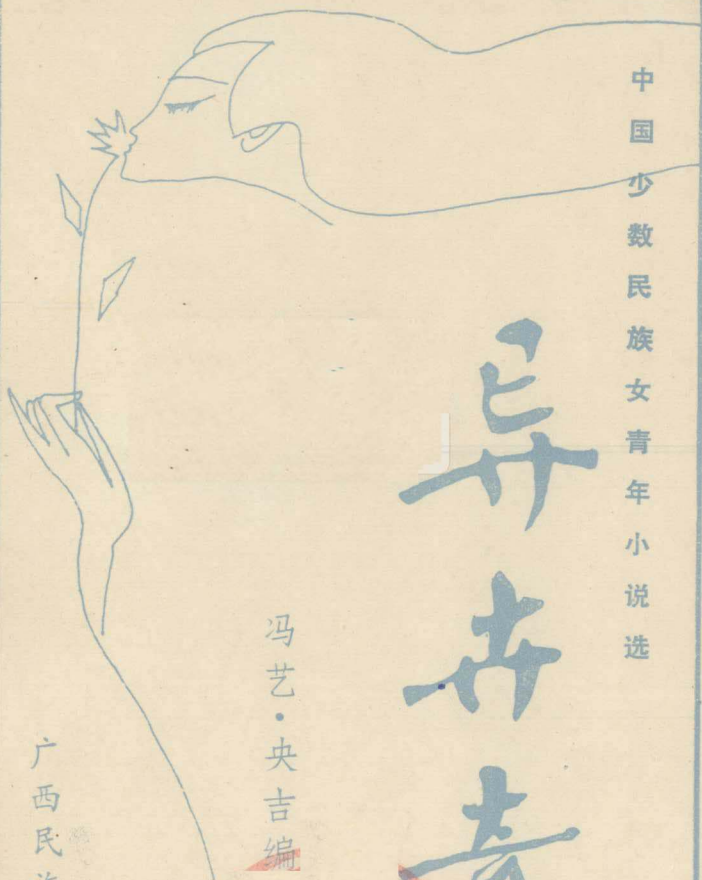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女青年小说选

异卉奇葩

冯艺·央吉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异 卉

异 卉 奇 花

冯艺·央吉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路)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宾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28 印张: 11.79 240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38·54 定价: 1.35元

愿新星不断发出光辉

——序《异卉奇花》

吴 重 阳

感谢《异卉奇花》的编者冯艺、央吉同志，他们把书稿预先寄给我，使我能先睹为快。读完书稿，一种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我仿佛看到，在我国多民族文学的星空，新星正在升起。

记得一九八一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时，在近百四十个获奖作者中，女作者只有五人，而以小说获奖者则只有一人。当时不少人在讲话和文章中说，女作者少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薄弱环节之一。时隔三年，少数民族女作者成长迅速，《异卉奇花》一书就收集了十六个民族的十九位女青年作家、作者的小说。事实上，由于篇幅的限制，还有一些青年女作者的作品未被收入，譬如回族的白山、鄂温克族的杜梅、卜伶俐，鄂伦春族的白石等，都以自己的小说创作为文艺界所注目，有的作品并获得地区或刊物的优秀作品奖。

有一位经典作家曾经说过，妇女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是社会解放的广度和深度的标志。我把这话用于文学：女作家、作者的成长及其创作的状况，应是衡量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文学发展和繁荣的尺度。近年来少数民族女作家、作者的成长，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对于一些民族来说，女作家、作者的出现还具有开创性

的历史意义。譬如佤族的董秀英、鄂伦春族的阿黛秀、鄂温克族的杜梅等，不仅是本民族第一次出现的女作家，而且是本民族的第一代小说作者，也是本民族书面文学的开拓者。

自然，少数民族女青年作者的创作的不容忽视的价值，主要还在于它的思想和艺术的独特性。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无不和妇女密切的联系，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当然地成为文学反映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些女作者的创作，一般虽乏时代的巨波大澜，但却能以精微的观察、细腻的情感和委婉的笔调，写出生活的一面——重要的一面，即反映出妇女的特殊生活和命运。从《异卉奇花》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个具有独特生活经历和性格的妇女人物形象。无论是那个经过流言的中伤、偏见的歧视的坎坷遭遇而终于挣扎奋斗，勇敢地站起来的船女阿平（《浮桥》），还是那个无力脱出陈腐的旧俗、愚昧的人群的包围而最后以死相抗议的乌沙（《带锈的镰刀》），无论是屈服于暂时的权势、金钱轻易放弃自己的爱情追求而终被遗弃方从悲剧中觉醒的姐姐（《雕花银头饰》），还是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出美好道德情操的新型女性托娅（《牧野上升起的星》）……都能使读者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和角度认识复杂的社会人生诸象。艺术上，那种透过女性的独特眼光的精微观察，缠绵细腻的情感，委婉抒情的笔调，以及善于挖掘和展示女性心理的表现手法，又能使读者明显觉得有一种切近感、亲切感，受到情绪上的强烈感染。

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求少数民族女作家们只能局限于写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题材的多样化乃是生活多样化的必然反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行，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早已面向全国，并正在逐渐走向世界。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应成为少数民族作家驻足的领

域；少数民族女作家也理应如此。《异卉奇花》中回族女作家霍达的《追日者》，满族女作家边玲玲的一些作品，取材都超出妇女生活，在相当广泛的题材范围里取得了创作的成绩。少数民族女作家当然也应该在着力表现妇女生活和命运的题材的同时，努力开拓题材的范围。

毫无疑问，肯定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成绩，并不意味着说《异卉奇花》中所选的作品都是精品。水平有所参差，质量并不一律。个别作品存在着题材开掘不深，表现手法单调，和不同程度地偏执于故事演叙而忽略人物性格的刻画等缺点。但我们相信，作者们会正视和克服这些微疵而不断提高的。新星既已升起，定将发出耀目的光辉来。

正是基于上面的认识，我认为应该充分肯定《异卉奇花》编者的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当然如果所选作品能够更精粹一些，把少数民族女作家、作者的优秀作品尽量选全，不使人有遗珠之憾，这个选集将会更好。该书的编者之一冯艺同志是我所熟悉的，在大学读书时，即对民族文学饶有兴趣，并写有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论文，加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异卉奇花》的编选是他毕业后从事当代文学编辑工作的第一个成果。他们的劳动是会受到少数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研究者的赞赏的。感谢他们的信任，让我为《异卉奇花》写一序言。我自知并不具备写序的资格和水平，按中国的传统，连写序的年龄也不到。但盛情难却，只好拉杂写了以上读后感式的文字，愿与冯艺·央吉同志共勉，并希作者和读者指正。

1985年7月15日于北京

姹紫嫣红 争芳斗艳

——新时期少数民族女青年小说创作管窥

冯艺·央吉

我国灿烂的文化是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只有各民族文化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大花园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群芳争艳的绮丽景象。

然而，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相当一段时期内，少数民族作家少，女作家更少，女青年作家更是难以觅见。这种由于历史造成的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对于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和那么多民族来说，是多么不相称！

我们在密切注视着少数民族女青年小说创作的发展，我们在期待着少数民族女青年小说创作的勃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文艺政策的贯彻落实，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一个空前荣繁兴旺的新局面。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民族成分不断扩大。女青年作者不甘沉默，勇于探索 and 创作，一批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色与艺术追求的好作品相继出现，景象十分令人瞩目。

可喜的景象使我们从中感到，这些女作者都有一种对民族、对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她们对生活有着各自敏锐的观察和真挚的感情。虽然在生活和创作上她们遇到了比男人更

多的困难，然而，她们却作出了努力，为繁荣民族文学奉献了自己的成果。她们是一群生机勃勃的创造春天的人！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迫切的愿望：编选中国少数民族女青年作家、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编者注：这里所指的“青年”，包括四十岁以下的作家、作者），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尽我们的一份心力！

我们深深地感谢文学前辈冰心老人。当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她老人家时，这位八旬有五的著名女作家非常高兴，在病榻中欣然提笔，亲自将本书定名为《异卉奇花》，这是多么深情，多么贴切的命名。如果说，七十年代以前我们少数民族女青年作者不象汉族女作者、作家那样群星灿烂，那么到了这个腾飞的八十年代，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百花园中已经推出了一批别具时代风采的，执着的现代艺术的青年探索者，她们是回族的霍达、马瑞芳、佤族的董秀英、满族的边玲玲、白族的严亭亭、景宜，壮族的岑献青等等。她们所创作的《最后的微笑》、《骑鱼的女人》、《追日者》、《浮桥》、《在那遥远的地方》等作品，不就是一簇簇反映各民族现实生活的“异卉奇花”吗？

《异卉奇花》是一部富于情感的选集，在所选编的十九篇小说里，作者们分别写了边疆、草原、水乡、山寨，写爱情，写女人，写老人，写孩子，写妻子，写奋斗者，写抗争者，写往日的泪水，写今天的欢笑……然而，没有一件，作者是冷漠地、不动声色地描写的。她们歌唱，她们赞美，她们同情、她们鞭挞……总之，她们积极参与着自己所描写的生活，把自己对生活、对边疆风光、对各族人民挚热的感情奉献出来。

少数民族姐妹们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骑鱼的女人》的白族作者景宜同志说：“我的作品主要描写白族妇女生活

和我所熟悉的白族人。我爱我的民族并以它为我终生追求的艺术。”景宜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白族青年作者。她近年来先后创作的《雪》、《岸上的秋天》、《谁有美丽的红指甲》等作品都是流露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一种强烈的对于乡土、对于白族人民的爱，还有生活本身所固有的哲理与诗情画意。

景宜忠于生活，更忠于自己富有人情味的理想——既是人生理想也是审美理想。在《骑鱼的女人》里，她意味深长地讲述了一个白族新媳妇的平实的生活故事。由于长时期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影 响，白族妇女一代又一代地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成长。这种不利的环境条件把她们的性格扭曲，使之得不到正常发展，正因为这样，她们被人指责为脆弱、胆小、无用，连她们自己也认为：“你是女的，你不能……。”而故事中所塑造的新媳妇却是一个敢“骑鱼的女人”，她怀有新思想，有“火一般的强烈，火一般红”的激情。她在当姑娘的时候就勇敢地去放鱼鹰；她当了新媳妇后用自己的行动呼吁姐妹们起来和对妇女苛刻、愚昧的意识作斗争；她渴望看见“一个鲜亮的世界，一种崭新的生活，多好的世界，多好的山水和泥土啊！就是在白雪覆盖的冬月间也忘不了生发一派艳丽的花色，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少数民族姐妹的才智和她们刚强的气质，她们对历史遗留给她们的陋习疾恶如仇。”（草明·《致少数民族女作者》）我们有理由相信束缚少数民族妇女的封建礼教和陋习，一定会被推倒的。

我们越读佤族作者董秀英的作品，就越会感到在她那儿除了端庄流丽，刚健婀娜相交织之外，总还有另一种连绵不绝的感觉撞人心扉。这种感觉是朦胧的、潜在的。记得有人在评论张贤亮的作品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语言中有些词句，如果仔细斟酌的玩味，会令人余味无穷，例如“苍

凉”，例如“鼓舞”，这两个词皆为连绵词，拆开来是无确定意义的。然而，如果“苍凉”不用“凉”字，意境韵味全无。同样，既鼓且舞，那又是一种何等激励振奋的情态！同样，如果以此两个词作为美感形态去衡量董秀英的作品，也会发现在她的小说中，苍凉的意味和鼓舞的力量总是相生相随的。这种相生相随的整体美感，就是董秀英通过她小说中的环境和人物来勾联的。

有一个仿佛与世隔绝的阿佤山，它是那样的幽静而古老，就象沉酣地睡着了一般的凄凉。董秀英把笔伸到高山老林去，致力于描写那种刀耕火种的生产力即在我国境内也是最落后、商品经济最不发达，文化教育程度很低地区的人们的朴质善良的美。《最后的微笑》是小说，更是优美的抒情散文，是诗，是涓涓的流水，是质朴而又感人的梦。

土生土长的董秀英，怀着对于阿佤人民的深爱，写下了这动人的诗篇。用野竹和芭蕉叶搭起的窝棚，香香的莽蛇肉、紫红色的枇杷果、烤黄的雀肉、黄红绿叶缝成的“花筒裙”，还有“阿公象冲天托起的大树，稳稳地站在大青树旁的竹晒台上”，一切都是那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这篇小说以其真切入微的、含着眼泪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使我们仿佛身入其境，与作者一起重温了，经历了那些悲凉的岁月。也许有人会认为作品把人带进了过分沉重的境界，使人感到凄清，但是，作者正是以这种似乎凄凉却饱蕴深情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崇高的老人形象，而这个形象对人们是富于感染力和富有教益作用的。因为贯穿全篇的却是劳动人民的善良、诚挚、深情、艰苦奋斗与自得其乐的美德。也许还有人问，难道美只能和生产低下，文化教育程度低下联系在一起吗？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美德等同起来。我们在读到小说后半部分，阿公挤在人群中侧耳

听着穿黄衣服的大军说：认得字，会读书，就懂得很多道理，我们的山寨会越来越好吧，人会越变越聪明……阿公心里明白了，他“在心里暗地盘算着，一定要让娜女上大军办的学堂，让她认得很多很多的字，长大了，象大军一样有本事。”为了让娜女潜心读书，他顶着传统偏见和非议。当我们读到娃娃们“从地上捡起土块、石头，朝娜女阿公冲去，阿公把娜女抱在身前，让土块、石头落在他身上，背上被打得飞起尘灰，阿公还是笑着走了”的时候，确实令人流出热泪。这里并没有一点怨恨，更不是凄凉，它却是一首向上的歌，在感情的一个较高的境界里，泪水、欢笑、向往、憧憬和鼓舞是多么的相通！

《最后的微笑》不仅写得真切实在，更多一种怀念伤感的抒情气质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可信性。它的笔调含蓄，手法细腻，有浓烈的阿佤山风采，写景状物，诗情浓郁，有一股感人的山寨美气息。这种美，美得土气，美得憨厚、美得真淳。罕有人的印记的穷山僻寨展露着荒凉和贫瘠，星空下的深山老林却有永恒的魅力，小说成功地刻画了生活在那里的阿公的美好形象，他那种“天然去雕饰”的质朴之美，以及内心深处的觉醒，都有细致真切的描写。作者透过这个主人公的命运，发出了对精神文明的呼唤，让我们去推想到整个古老的阿佤山应该去寻求知识，让新思想的风雨洗涤，去迎接最后的微笑！

回族作者霍达可称得上是少数民族女青年作家中在艺术上成熟的皎皎者了，成熟的标志固然需要一定的数量，更重要的还是质量。霍达同志在影视文学上是个高产的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上也是颇有成就的。中篇小说《追日者》是她最近的一篇力作，它以精心的结构，细腻的笔触，以及语言的优美，风格的清丽，发掘生活的深度和思想的新颖，表现了生

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美,可以看出作者的认真努力和刻意追求。小说结构紧密,故事进展采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交叉推进,疏密有间,徐徐如诉,娓娓动听,前有伏笔,后有呼应,显示出了一种那么独特、温暖明快中带有深刻的希冀的调子。

《追日者》打动人的,并不在于画家钟剑挥的命运。作者所刻意追求的似乎也不在于此,而是通过主人公钟剑辉经历的回忆,表现那么一种豪迈的民族性,追求艺术的顽强意志和人与人之间美好崇高的感情。正如作者声称的那样:“此篇小说的主人公,在文中并未特别表明是少数民族,但通篇的中国的民族性(人、艺术的民族性)与法兰西的民族性相对照。”作者不只是停留在本民族的角度去表现民族性,而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去体现中国的民族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86页)这里已指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一个侧面。一个审美对象,能够体现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那就在该民族人民的审美感受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产生一种民族骄傲感和民族自豪感。《追日者》的作者正是以自己民族的情感方式,思想方式和审美眼光去观察对象并表现出民族性格气质,她善于抓住主人公思想的伟大处,情感中的深刻处,行动中的坚强和融贯一致处,艺术地再现出民族性格,给这种形象画面染上真正的民族色彩。

小说中当主人公钟剑辉到巴黎三年的公费学习将要结束时,他“第一次回顾自己奋斗的历程,第一次展望将要得到的成果。就象游泳者遥遥望见了彼岸,登山者纵目眺见了峰巅,他感到从来未有过的激动。当然,金子铸成的奖章,数以千计的法郎,并不是他追求的目的,”这时“中国人的情

感，采取了中国人的表达方式。钟剑辉登上凌驾于巴黎上空的埃菲尔铁塔，在二百七十六米高处的最高一层平台，俯瞰着沉醉在甜蜜的梦中的巴黎，心却飞向了遥远的故国，离开仅仅三年，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别人说是睡狮醒来了，不，不是睡狮之醒，是多病的母亲大动手术后，终于恢复健康了。”“一个人，在襁褓之中吸吮着母亲的奶汁造就的，和故土联系在一起的情感，竟然是一生也不能磨灭、无可替代的。他无法仅仅凭技巧、凭旁观得来的印象，去画一幅没有自己情感的画——哪怕是以金牌和奖金作为代价！”一个个镜头交替出现：塞纳河，汨罗江，圣诞节，端午节，法国、中国……交替对照，使人们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产生对祖国，对民族，对乡土的深厚感情，而这些对象具有特殊的审美力量，更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审美情感——共鸣，这种共鸣是强烈的审美情感体验，使我们的民族性得以升华。

我们读着岑献青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印象：仿佛看到一幅幅优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它们强烈地触动读者的心弦。

刚从大学毕业的岑献青是壮乡女儿，她生长在桂西南的壮乡，熟悉壮乡的山水木石、民俗风情，是壮族民间文学的热心者。她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她的许多散文和小说都有一股纯朴浓酽的乡情，如脉脉的温泉在流淌，摄人心魄，动人情怀。

通常我们总认为，一篇小说如果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似乎就不可能吸引读者。而《浮桥》的故事情节却极为简单：作者叙述“我”上学经过的一座浮桥，与浮桥的收钱工阿平接触，描写了阿平的一些生活，言语不多，就把故事

讲完。那么小说究竟靠什么来吸引我们的呢？它的艺术效果是怎样取得的呢？我们以为《浮桥》具备了朴素、含蓄、生动、自然的艺术境界，《浮桥》着重表现的是“我”所见到的“阿平”的精神变化，从而揭示出这个姑娘的细微的心理活动。

“我一打码头走下来，就能看见她在浮桥的那一头。”她是谁呢？一个浮桥的收钱人。《浮桥》开头淡淡的几笔，就把人们吸引住了。阿平是一个因洪水从上游冲下来的幸存者，是一个无父母的孤身大姑娘。她生在水上，长在水上，热爱浮桥工作。她正直、勤恳、循规蹈矩，但社会的陈腐的世俗观念常常给阿平带来苦涩、烦恼和孤独。对阿平这一人物的描写，并不只限于她与“我”的对话的表现上。小说还通过一些生活环境来烘托阿平的苦寂和落寞的心境。

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也非常符合阿平这个特定的劳动妇女的心理。她对叫阿忠的男人的爱情，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她的爱情恰恰表现出一个劳动妇女的朴素的需要，她在劳动和生活中需要一个帮手和依靠，她多么希望阿忠娶了她。当阿忠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在他“将要走出去的一刹那，阿平撕肝裂胆地嚎了一声，发疯似地跳起来，扑在他脚下，抱住他的脚嚎啕着喊道：‘娶了我吧，阿忠哥，娶了我吧，你是知道我的呀，我不是坏人……’这是多么沉痛的绝望”的喊叫啊！孤独、寂寞的生活把她吓怕了，她需要阿忠，需要这个男人，再也不能和他割舍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真挚的感情，一个人的正常的需求。阿平“她毫无知觉地盯着舱口的门帘，眼里交替着无限的绝望和希望”，但，人言可畏，“阿忠始终没进来。”

我们在小说的结尾可以看到了阿平是一个有道德，有操守的人，她对生活从未有过非分的想法，同时又是个坚忍，

刚毅的姑娘，赢得了读者的同情和尊重。同时，《浮桥》中的人物的语言，没有任何雕饰，完全是日常生活的用语，而在这些朴素的语言背后，却深藏着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这一点也可以看到了作者的功力。即使是阿平感情达到激越的程度时，也没有采取抒发感情的长篇道白，甚至也没有故作缠绵地诉说自己的心曲，只是简单地说：“娶了我吧，你是知道我的，我不是坏人……”但这正是发自人物内心的真实的声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自然而朴素，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

《异卉奇花》的女作者还满怀豪情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回乡》的作者给人们描绘了甘肃舟曲山林藏区独特奇伟的景色，介绍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藏族人民还具有不同的服饰、吃物和艺术。通过民族风情的描写，反映少数民族生活近年来的巨大变化，表现历史前进的脚步，描绘时代的侧影。黎族作者符玉珍的《大表姐》，就象用精巧的工笔描摹兼以轻柔的写意挥洒而成的新生活的风俗画，它真实地反映了新形势给黎寨苗村带来的新气象，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广大农民的精神风貌。作者不但能把人们由衷的欢喜描写得栩栩传神，别有情韵，而且善于把响亮的笑声和甜蜜的笑容连同富有新形势特征的生活场景放在一起，摄入镜头，更能显现出时代特色。

人的审美趣味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总是要求与时代同步的。应该说，这些女青年作家和作者就是各民族人民审美意识向新的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和表达者。她们的小说创作在短短几年内的迅速崛起，并带着新生活的诗意和韵律在文坛出现，带着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战斗气息和火热的激情的色彩，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的真实描写，扣击着人们的心弦，为民族文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她们的作品足以体现了

她们的情怀，体现了她们对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和深沉博大的爱，体现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爱，使人们不仅领略了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地貌景观，更使我们探索到少数民族人民的内心奥秘，隐藏在灵魂深处的真、善、美。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在此对每一篇作品都加以评述，即使我们以上的叙述也极粗浅，并非是对少数民族女青年小说创作的完备评价。我们的目的只是企望从《异卉奇花》中窥见我国少数民族女青年小说创作的步伐。生活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技术革命、经济改革、文明建设、时代的浪潮正在洗刷和动摇了过去的妇女观，少数民族姐妹以巨大的勇气闯进了民族文学领域，她们尽管光度明暗不一，但交相辉映，点缀着文学星空，各以自己独有的风韵情致，展示了少数民族女青年作者对现实人生的严肃思考。冰心老人说过：“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个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我们相信，在党的重视和关怀下，在党的文艺方针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少数民族女作家作者队伍将不断成熟和扩大，少数民族文学必将越来越多地在文坛上开出从来不曾有过的光采夺目、馨香馥郁的异卉奇花，从而使我国的文学园地更加绚丽多彩。

一九八五年端午节

目

次

愿新星不断发出光辉·····	吴重阳 (1)
姹紫嫣红 争芳斗艳·····	冯艺·央吉 (4)
骑鱼的女人·····	(白族) 景 宜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满族) 边玲玲 (14)
回乡·····	(藏族) 央 吉 (52)
浮桥·····	(壮族) 岑献青 (59)
追日者·····	(回族) 霍 达 (71)
雕花银头饰·····	(蒙古族) 索 日 (135)
带锈的镰刀·····	(彝族) 阿 蕾 (147)
大表姐·····	(黎族) 符玉珍 (161)
一个往日的故事·····	(傣族) 帕 罕 (165)
最后的微笑·····	(佤族) 董秀英 (174)
前排和后排·····	(白族) 严亭亭 (186)
漫漫转经路·····	(藏族) 德吉措姆 (203)
嫂子·····	(朝鲜族) 安贵善 (222)
牧野上升起的星·····	(鄂温克族) 安 娜 (235)
老逍遥·····	(回族) 马瑞芳 (246)
星·····	(鄂伦春族) 阿黛秀 (258)
妻子·····	(苗族) 夏 慧 (261)
雪·····	(土家族) 向阳花 (273)
我愿做一丝流云·····	(纳西族) 和 平 (284)
后记·····	(295)